

籌
遼
碩
畫

三七



籌遼碩畫卷三十九

庚申仲春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屬國私情當體

天朝舉議匪輕乞折衷言官用人之議以裨實用
以無悞封疆事照得朝鮮世篤忠貞作我外
藩客歲助兵伐叛不幸敗衄其死者爲我而
死邇來挑怨兇夷聲言吞併其危也爲我而
危彼旣堅衛腹心我可輕棄手足故宣慰以
吊其死傷聲援以扶其顛危皆

天朝所必不容已之典而痛癢相關者也項該國告急臣部業從經臣撥兵防護以資犄角之請如議具覆矣惟是時詘舉羸宣慰故有待焉臺省諸臣交章薦行人司司副劉時俊出使朝鮮在科臣則李奇珍祝耀祖曾汝召薛鳳翔在臺臣則左光斗盧謙王尊德括其大意有謂宜急遣宣慰暫駐義州練該國之兵以作監護賜以

勅書關防者有謂宜遣使宣慰匹馬入城渙發銀

兩大爲犒賞特賜

勅書並假便宜應否屯駐某處統兵若干應否請

給關防聽臣部裁酌者其謂晉秩兼銜則異

大賻人而同詞均之爲朝鮮非爲時俊其所以爲

該國計者甚勤渠矣唯是字小之仁當施恩

于危急而不宜強其所不願今日以慰朝鮮

與援朝鮮提衡而論則援爲重而慰爲輕以

大賻遣使宣慰與增兵聲援提衡而論則聲援爲

急而宣慰爲緩何也近據該國陪臣洪命原

柳時偉等致本王之意而形諸稟揭大意謂
天朝置兵寬鎮小邦深爲用感聞欲駐兵義州比
歲不登供應難給似屬未便等云我以爲呵
護而彼反稱苦卽義州之兵且不必屯也又
據命原等稟揭大意

天朝有意宣慰小邦小邦凜不任受况敢煩行人
之使節卽上國憐其困苦有意節省然接待
天使載在典章小邦其何以廢若以尺一之
書順付陪臣則優恤鼓舞一舉兩全等云我

以爲加勞而彼反稱難則宣慰之使不必遣
也惟是寬鎮之間與朝鮮義州昌城夾岸相
對於朝鮮關犄角之重于鴨綠江居扼要之
冲屬國望援全在于此且近日兵習于逃將
狃于玩經臣不無鞭長馬腹之慮若得專

勅風憲者住扎其地以彈押團練朝鮮可恃以無
虞卽金復等處亦可藉爲藩籬如臺省諸臣
所薦劉時俊者抵掌談兵熱腸救世正堪茲
任第闔外事經臣制之一柄兩持恐反掣肘

此時爲屬國計爲封疆計經臣當有勝算應聽其具題而後本部可據以覆請者也伏乞

勅下臣部動支太僕寺銀二萬兩撰

勅一道給付洪命原等賚至該國以示

天朝慰勞之意劉時俊加銜統兵事理臣部未敢

擅便統奉

明旨遵奉施行

○貴州巡按沈珣題爲援遼議調土兵揆勢似屬不便謹據愚衷仰瀆

天聽事邇者奴酋猖獗遼左阽危赤白之羽四出
徵兵此其勢誠急而事誠不可少緩者至于
水西土兵議調萬人以臣虜見度之竊以爲
非計之便也夫君父有難爲人臣子者當如
手足之捍頭目今遼之望援急于燃眉而臣
一念急君之私亦豈自後于諸臣乃敢倡爲
不便之說以阻盈庭之論第臣言官也知而
弗言是欺本心欺君父他日者利未見而害
乘之臣罪滋大故敢冒昧爲

萬一萬唱外

陛下—陳其槩夫兵行糧從今調兵一萬卽從極
減每一兵日給行糧亦須三分萬兵則每日
三百金矣自黔達遼兵至于萬非若一人一
騎可以早暮疾馳中間疾病事故時有耽閣
計非百日至則非三萬金不可而安家及
盜甲弓弩之費不與焉總之非七八萬金不
可也况自來土司兵出其原額之外又有負
器械者運糗糧者擔薪水者大約十而加五
則此五千人者又可—不計其廩糧否儻兵集

天

須糧將求之解額則黔中自來原無解京年
例將設處民間則一望赤地滿眼流亡豈若
川湖饒地卽數十萬金可咄嗟立辦者幸我
聖主明見萬里軫念窮黔特用滇中加派地畝銀
而不以累黔然聞滇賦先已進解恐不能復
輓而南矣欲問之于楚楚固向所爲聚訟累
年與黔幾成水火者而能應乎撫臣計無可
處勢不得不告急于

皇上

皇上新書卷之三十九 五
皇上能慨發帑金七八萬乎勢又必責成司農而
太倉如洗不知何項可給且萬里之遠山谷
嶮崎每一往來動須半載今撫臣以令箭摧
兵而西酋猶以兵多疫死爲辭也卽陸續以
應以待萬人之畢集不知經幾何時撫臣請
餉疏上盈庭聚議議定而行從容設處不知
又幾何時設處旣足比其到黔又不知幾何
時餉至黔而兵始行行而達遼又不知幾何
時其于今日燃眉之遼無乃爲西江之挽然

使兵到有益雖遲遲獨不曰三年之艾乎卽
無益而不至有大害獨不曰請嘗試之乎而
就臣所聞實有萬萬當止者自來水西土兵
亦素有驍健名然以本處土官用之自相仇
殺計必加意挑選不無投石超距之雄而要
不過二千人而止此其所極自珍惜決不肯
輕爲調發者若以應調不過槩將所部夷民
逐戶僉定但圖充數勢必委于用事頭目而
頭目因爲賄府賣富欺貧何暇計其勇怯此

其不便者一糴兵慣用惟丈五長標此器伸而不能卽縮糴與糴敵彼此皆標故以用長爲勝而未必可施于禦虜又此中所長在藥弩藥弩之力但能制勝三十步之內而不能遠及且毒之所中每三日五日而始發彼虜騎如風如雨突擁而至俟其藥發吾先爲蹂躪久矣此其不便者二南中故稱炎徼鮮裂膚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且隆冬率赤足露體而遼左栗烈之氣雖春月必須用重裘

風氣水土之不習必有死亡疾癘乘之其不便者三西酋兵制故分三水凡有徵調則上水中水下水通爲更代卽如往者用以平播今日用以平苗皆一月一代故任闔責者但能點其額數而不能定其姓名自來如是今使之遠涉萬里尚能僕僕道途仍依輪番之舊規否勢必不能則人誰與我其不便者四蠻夷獷性難馴不知有朝廷紀律所畏者惟一宣慰耳彼奢社輝以一少婦抱五歲弱子

決難親統以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肯聽其約束縱有將官爲之總統而漢夷素不相習則心不相聯心不相聯則威不相攝沿途驕悍作梗偃蹇逗遛誰能制之其不便者五昔遼主與女真戰率騎卒二十萬步卒七萬阿骨打登高望之若連飛灌木狀顧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不足畏也今苗兵甫聞征調先已涕泣淪漣百計求脫其心可知不審當事者有何鼓舞妙策能

使臂指隨意得免于心之二情之怯否其不便者六每覩各地方官疏陳諸路援兵所至劫掠屠殺淫酗縱橫種種跋扈其于禦人之盜不一而足彼所謂中國人也遠不過幾千里猶尚如斯况以蠢蠢夷民且行萬里之遠其爲害可勝道哉止于劫掠猶其小者或因此且激成一方之亂而遂爲中原不了之局亦未可知其不便者七黔楚壤地相連其情形一也若永保土兵四千以十月初點發次

年五月而後抵關所存惟七百餘人已事之
在目前者可考矣此三千三百人者使其仍
歸原伍已虛費此三千三百人行糧而况飄
流散逸將盡化爲盜賊是國家以四千人之
餉僅易得七百餘人而又因此增三千三百
之劇盜于計得耶失耶舉楚可以知黔此不
便者八自古借兵夷狄率用之以戰不聞用
之以守也今國家于奴有一舉卽定之策乎
若猶是調畫經理爲數年規彼一萬人卽安

心遠至而棄父母離妻子不日不月未得効
力于一戰徒爲河上之翱翔不掉臂而去則
揭竿而呼卽有管葛誰能馭之其不便者九
古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唐借兵回紇至
妻以愛女賞賜愛勞惟其所欲甚者辱元子
殺命官置不敢問奉之可謂極矣然而史朝
義誘之則陰通朝義濮固懷恩誘之則顯助
懷恩朱滔誘之則復應朱滔彼異類固然其
何足怪今以狡猾百出之奴酋而吾復陰聚

豺狼于內地且當捉襟露肘之時餽餉賜予
必不能使無失望萬一中有陰入之奸而禍
生肘腋能無寒心其不便者十微獨于是黔
地與中國不同上自官府下至輿臺遠而賓
客郵傳之往來其供億強半資于土司今既
用其人則不得更責其賦彼固曰我斫斫刀
耕火種以供國課者何人已盡傾土赴役猶
然問我賦額乎而黔于是益困又微獨于是
當苗仲肆虐撫臣用兵大勦半用水西之力

今撫臣遷去苗仲漸有憑陵之心又見水西
兵傾國而調復何憚不爲猖獗他日者焚屯
劫堡殺官掠財種種惡狀行將再見而黔于
是益危此則事之獨關黔地者本不敢輕瀆
天聽但使有損于黔而未必無利于國則捨手足
以顧腹心臣所願也惟是損于黔無益于國
而併有害焉是此一舉也在朝廷在黔地在
遼左在中原靡一便計臣又何辭苦口不爲
皇上媿媿乎且方臣候

旨時亦每聞人言苗兵之可用矣比至而細詢博訪始知其大謬不然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趙營平宿將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略良有以哉而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削于祖宗之時也萬里幅幘如故九品成賦如故也邊腹內外九軍七萃之雄自若也彼一隅蠢動何至遂騷動中原甚且中原之不足而借力于萬里外廣漠之鄉不知堂堂華夏二百年來撫育生聚盡爲何人而急迫至是真足取

輕蠻夷貽笑萬世而因以開陳勝吳廣之徒
睥睨跳梁之念也爲策至此臣竊惑焉撥厥
所繇總緣我

皇上沉沉深處如重閨處子眉目懶笑惟恐人見
而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擲
而空投之杳冥千仞之壑遂至以全盛寰區
弄成一罷癯殘疾世界一遇事故舉朝倉皇
莫知所措計窮于靡所復之而遂爲此無可
柰何之策亦可慨矣以臣計之使

皇上一朝而悔悟則宇內富疆如舊戰勝攻取自
不必借力于么麼之夷萬一今日光景猶然
如故也恐萬萬非除兇雪耻犁庭空幕之時
二三當事抑僅有勉爲支撐保全疆宇以待
聖明之徐悟足矣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者何
皇上用蓋自保之與攻人其難易本自不同攻人
則我爲客而彼爲主故以曹操用兵如神兀
木鷲悍宿將而敗于周瑜韓世忠岳飛者我
爲客也自保則我爲主而彼爲客故以謝玄

一統袴胄子虞允文一咕嗶書生而能勝苻
堅完顏亮者我爲主也兩者相去何啻徑庭
昔种師道語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
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苦無兵耳師道曰
不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此亦足以明守之不
在多兵已今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
星殘卒遂足以禦奴亦不敢謂經臣所請數
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卽如

靖康之後弱宋殘削已極而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擁衆七十萬人楊進等擁衆三十萬人澤意氣一鼓能盡收爲已用誰謂中國乏人哉今卽遼左附近如燕趙齊秦之間其人皆古帝王用以行撻伐之威而肅清區夏者朝臣相向攢眉正苦招揀無資耳若以迢遙萬里調用土兵之費移之近地沒法選召擇一有智略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方略卽幾萬貔貅自可立致詎有千

古中華之地而其人盡出羅鬼下耶况附近
之人風雨相宜卽使之歲月淹留亦似易易
戰固可守亦可此實策之最便者或者曰事
急矣今日之奴酋非古匈奴突厥之酋而女
真蒙古之酋也兩宋之季思之凜然時勢至
此如火焚棟凡水皆可取何暇棟擇不知凡
水皆可取而取膏油以救火則非所宜况在
遠乎且夷狄何常遇漢祖唐宗則爲匈奴突
厥遇兩宋之季則爲女真蒙古正在

皇上一人挽回間耳昔諸葛亮街亭之敗或勸亮
速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破
賊乃爲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者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
兵多奚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萬一
乎今徵兵之命下矣以
綸音之嚴重萬一徵兵而土司不應則損威兵集
而我餉不敷又損威臣子明知其難而陽應
陰閣又損威不若出自

聖意早止之爲便也此愚臣一偏私見若知臣罪
臣聽之盈庭而已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逃伍頓墮軍容
言利大搖邦本懇祈亟彰

乾斷以肅法紀以維治安事職觀爲天下者一
日不討兵實則神氣不張一日不鎮民情則
元氣不固在泰寧之際猶然矧存亾係呼吸
者乎自去歲三路敗衄開原告陷遼左孔棘

陵京震驚舉朝皇皇共推劉國縉爲贊畫而國縉

兩月間招集二萬餘人列營防禦挫遏奴氛
謂非勇于奉公不可近閱經臣按臣疏迺前
所招集者今日走幾百名明日走幾千名又
明日又走幾百名幾千名二萬人脫逃殆盡
職不勝駭愕夫兵以居則守以出則戰將社
稷蒼生是賴非僅取充數也非僅集烏合之
衆便可着伍也贊畫于募之始曾一揀汰否
于募之後曾一訓定聯屬否據各將稟新兵
當撤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知有今日久

矣朝任戎行暮返故里成何景象往家過節
開春再來成何口語兵如兒戲矣視

皇上之封疆可守可棄矣將領誠不容逭罪首事
恐不得稱功業以鄉紳之權一呼嚮應獨不
可以鄉紳之權再呼使集乎康應乾張鳳翼
同爲王臣同遇風波何所辭責倘招之不來
能無卸擔乎論軍法國家爲重閭井族黨爲
輕倘復惠顧私情何如向者不募本鄉之猶
愈乎土著可逃數千里踪跡渺茫者獨不可

逃乎遼人戀丘隴愛室廬慕父母妻子尚憇
然以去何望遠人效死乎新兵一散在處生
心不令首事者終事人盡推諉且司臣各省
募兵已陸續赴遼臺省臣直隸募兵次第選
練異日聞風效尤遂聽其脫逃乎彼募兵諸
臣亦遂掉臂不顧乎贊畫所司何事

旨最嚴切何部覆瞻前顧後半吐半吞毫無斬絕
也豈以國家亾不在旦夕耶豈以全伍脫逃
不關成敗安危之數耶試爲贊畫計必自我

募之自我還之倍振刷肩荷期滅此而朝食
則從前之任勞不虛向後之藉口可免不然
給芻捐楮費

皇上幾許金錢豕突蜂奔開三軍無窮釁隙誰階
之厲粉身莫贖矣若奸民曹致廉者乘遼餉
缺乏欲同公直內監往江南富戶家借數百
萬緡通政使姚思仁同官馮英各具疏叅駁
矣職亦江南人得不爲桑梓慮得不爲

皇上根本慮乎夫江南何地是財賦之區也是供

億甲天下者也邇來徵調加派十室九空白
運教之縱橫蛇山盜之充斥一二巨豪之囂
凌焚劫又非恬然習于無事者也致廉敢倡
是說以嘗

皇上乎且曰江南等處則漸而江以北又漸而十
三省何人不稱富戶何家不可借取按巖剔
數敲髓剗筋立覩瓦解土崩無論夷虜之猖
獗矣聞亂賊李永芳憚經略威聲慮民無變
志凡有煽惑人心者不惜厚賄誘之江南惜

取之言正巧于煽惑之術且陰營窟穴廣約
貂璫左怨右通機易沒而說易售斜封墨勅
保不行乎建中崇寧之已事非殷鑒乎蔣定
國旣倡于前李一忠復繼于後包藏不軌實
繁有徒是永芳爲奴酋用致廉輩爲永芳用
公直赤心內監又爲致廉輩用言利之小人
卽通夷之大憝動四海室嘆戶愁之慘卽助
外寇長驅直擣之鋒非可尋常輕貸者儻云
此輩特無知么麼焉能蠱禍特匹夫亾命何

足苛求則自古危基亂本誰不由宵小竊弄
而况其稱引內庭徼靈宦豎顯然犯大不韙
者哉嗟乎國家所重者法紀擅離戎伍法無
赦乃萬夫馳驟相視而莫敢逆則號令之謂
何交結近侍法無赦乃群奸盤據紛紛瀆奏
而不一問則肅清之謂何究必主威下操璫
熠四佈疆場無一兵之可馭寰宇無一地之
得安內潰外侵有拱手罹喪敗耳頃者日變
風變接踵見告天心之仁愛已窮請臨朝請

用人仰叩

九閹臣哀之披瀝已竭意

聖明于此定有一番懃悟一番振作用以消驚習
而杜邪萌豈謂悠悠泄泄玩愒廢閣如故何
怪乎邊庭不聳城社多憑依也伏乞

皇上親御文華殿備商方略盡下官寮

勅贊畫還兵充伍收效于將來曹致廉等肆諸市
朝爲夤緣煽惑者戒庶神氣張而軍容克壯
元氣固而邦本永寧保危遼以保

書通考卷之三十九
廟社端賴之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通州兵譁幸定
人心易動難安乞

勅當事安輯訓練以消近憂事職奉

命巡浙陛辭有日去天漸遠憂國益深旣慮外患
未平又恐內變將作先是募兵在通州者鄉
紳苦其爲害地方當事者安頓無方訓練無
法識者料有姚令言之變昨果傳聞兵醉喊
嚷一時闐然亂傳兵反城門晝閉州兵上城

幸卽安定事出訛傳人卽驚惶如此儻真正
鼓譟咽喉重地密邇京師根本蕭牆深爲可
慮昔元昊之役范仲淹乞城京城以備敵呂
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
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
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修城增守備
談者趨之蓋守門戶勝守堂奧也戎臣前見
及此建議于通州永平漆二總兵統領家丁
以備不虞最爲得力今宜令大將以重兵彈

壓此地其募兵務要處置得宜訓練守法固
腹心而安肘腋乃今日至急着也職讀邸報
又見西虜與建夷歃血共盟口稱哄彼放出
宰賽犬羊叵測哄彼乎哄我乎萬一夷虜果
合夾攻遼陽而瓜分之則遼危矣兵餉城守
之策言者已詳猶有一二見聞請畢其愚韓
魏公三丁刺一義勇每人支弓箭錢二貫人
情驚擾而兵紀律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
不貲今之募兵何以異此說者謂止該調各

邊兵卽招募邊人頂補兵缺人未離鄉自樂
應募朝廷養軍千日原爲一朝從軍出塞應
自無詞若有脫逃將官催覓乞丐補數應自
爲查點以軍法叅治庶有一兵得一兵之用
不至爲紙上虛數也靖康括金賂虜詔羣臣
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今秋毫必悉錙
銖盡較無異易金帶矣而議新加猶未議舊
欠此當責成督糧道蓋官以督糧爲名完糧
是其專任除不拖欠州縣外其有逋負者督

糧道親至其處查果民欠或係吏侵大都拖欠之處多屬侵欺未必在百姓身上也不設法徵完停其升遷務在必行亦可得百萬矣完舊欠是卽添新餉也奴酋長技全恃弓馬此非大砲不能禦之戎臣欲製呂宋炮一可當萬箇中行之旣效矣此當速造以爲中國長技前見順德推官蘭完植條陳內有火藥一欸言砲中之藥不宜虛散無力必成顆粒方能力催鉛子其火門鑽眼鑄子一一有法

其說亦可採也虜犯澶淵河北諸郡多陷獨
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攻圍不下
時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今難其人而近
有刻城書及乘城要法曲盡守城計策此當
刻布給散將吏預先熟習以資防守又古守
具有戰棚以長木杭于女牆之上城樓摧壞
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此亦可
補城書之一端也以上四款直陳所聞不知
可行與否而其要尤在破格用人金使在廷

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頡頏望見种師道拜跪稍如禮宋主曰彼爲
卿故蓋國以人重如此今仁賢空虛災異疊
見昨歲西方紅衣之婦空中提燈今年東方
青龍之神口中吐火天變不畏人言不收叩
闕兩日未發一疏徒得一口傳之套諭且禁
羣臣勿再瀆擾昔周主攻齊告急三至高阿
那肱曰大家正爲樂此邊鄙小事何急奏聞
至暮而平陽遂陷今得無類此耶恐禍至無
日卽欲瀆擾亦無及矣不知

聖意何所恃以無恐道路傳聞夷來遷避

上未必有此意職力言其不可欽宗欲避兵李綱
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避此何之萬一
六軍中道散歸誰與爲衛吳敏亦言朝廷便
爲棄京師計此何理也帝遂罷行蓋無論京
城不可棄卽欲去亦難行不但置

陵寢于何地抑且付珠寶于何人懷帝將出衛從
皆散又無車輿自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亂
民搶掠阻不得進覆還入宮此避兵故事也

皇清通志卷之三十九
皇上亦念及此乎職回天無計惟祝天地

祖宗開悟

聖衷無忘外懼內憂永保山河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謹
報借發銀兩數目并陳遼左空乏之情乞

聖明勅計部速爲議處以救危疆事職奉

命東閱兵部如職同官張延登議題發太僕寺銀

五萬兩爲緩急不時之用於去年十一月內

准兵部差官領解到山海關管糧通判與解
官面同兌收除折兌七百六十二兩五錢例
應通融支放收貯候用職于十二月二十六
日差官到關領銀四萬五千兩以五千兩留
貯關門其領到者發廣寧糧廳收管時職正
在遼陽也因職巡閱遼陽城見其體勢遼濶
城身舊腐固非金湯之險且有巖墻之憂與
監軍道臣高出等四顧商量議欲修城無從
下手恐其因修反壞惟有增建敵臺數十座

傍城爲守賊來時以一面仰而攻我我以三面俯而擊之似易爲力今經臣熊廷弼原有空心敵臺之議衆議僉同分守道閭鳴泰遂通詳督臣撫臣按臣依議建造而修城無備用銀兩議于太僕寺五萬兩中給發職思羈縻之用與修藩垣之功總一爲東事也宜圖其可久者該道議發銀八千九百八十九兩二錢職謂此等工役利于速完必多方鼓舞方足爲子來之歡于道臣所請外多發銀千

餘兩以備不時犒賞共發一萬兩訖比職還
至廣寧西虜虎憨兔憨差夷人到正安堡領
春季撫賞時以撫賞銀兩舊者已盡新者未
發無以應之此無論去歲所增今歲遲留不
發慮生他釁而夷人食物等項日費七八十
金不支甚矣分巡道張鳳翼請詳于撫臣周
永春并詳到職議于太僕寺中銀兩借給職
思撫之以新恩與餌之以舊賞總一羈縻之
術也宜先其最急者遂借發一萬六千五百

兩訖此外又以百兩發正安堡遊擊王牧民
爲通夷小賞之用而山海關一片石當東西
虜要路兵衛疎薄殊可寒心職曾具疏請與
山海關併議修築永平道臣袁應泰具詳督
按關院諸臣并詳到職謂此一片石修工勢
不容緩宜及時修舉一一估計工價計二千
三百四十兩議于職所留關口銀內借發職
思遼左之城工與關門之修繕總之皆國事
也此又其輕而易舉扼要而難緩者遂如議

給發訖五萬兩中發過二萬八千九百四十兩二處實存銀二萬一千六百兩其西虜借賞一萬六千五百兩俟撫賞解到日聽該道補還可作存留實數以備急需職思議發銀兩之時雖曰不問出入然分毫皆國計也一出入宜先奏聞第以前項費用事關緊要不堪遲悞有利于國敢遵奉便宜從事茲以確數上聞伏乞

聖明裁察寬其先發後聞之罪微臣幸甚疆事幸

甚職嘗歎今日之遼事以輿地之形論之如
人之病在一臂而其痛楚斷絕正連心腹非
多方以疏導之百計以灌輸之則氣血不能
周滿痿痺立見職向者議請設處錢糧正如
督餉侍郎李長庚所云勞民傷財之事皆痛
心疾首而爲之者以兵輸十萬而糧餉不敷
恐亡遼者非賊也今見撫臣有遼餉已發三
百萬并臣心欲盡臣義當裁之疏而餉司郎
中馮汝京有民運少至二十餘萬希爲催發

之請廣寧馬政同知孫同倫有新兵借過馬
價四萬餘兩乞爲催補之請管糧同知馬紹
芳有撫賞俱已用盡各夷擁衆挾賞久恐生
變乞爲題催之請則河西之帑藏空矣經臣
有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餓至極之疏內稱
庫儲糧餉僅二萬餘兩本色糧石正二兩月
已無可支牛車甚少忙急無措遼陽管糧通
判左之似有甘于自盡之言而運事旣用牛
車小事斷難失信蓋州管糧同知張文達有

乞急催腳價之請河東之糧餉又岌乎可危
矣此何時哉冰消凍解草茁春融瞬息暮春
須有驚擊獸攫之慮經臣悉心幹濟能驅枵
腹之人骨立之馬而使之戰守乎司計者往
日已病因循此日不能卒辨宜與內而南北
各衙門外而省直撫按急講撙索那移應用
以聽補還之策其所覆設處銀糧一疏卽云
題知徑行必得

明旨俞允明告中外以疆事危急不得不爾考成

省直諸臣方竭蹶從事祈望立賜允行者也
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淮船催造愆期一疏因
兵計餉因餉計船非四五百隻不可總督侍
郎王紀義切同舟擔荷必力如催覓以沙船
爲便須查實數造船旣優議價值宜限早完
一一責成道府諸臣而督餉與漕撫二臣奉
考成之法以繩之至增設主事二員以備差
遣萬難遲誤所望立賜裁斷者也河東以河
西爲家者昨經臣疏已言之撫臣周永春與

經臣同心戮力共任安危其所急急皇皇者
皆國事卽留新餉以衛河西亦必勢不容已
况所用招兵而用安家援軍而用行糧新軍
而用馬匹轉輸而用車輛喂養而用豆草所
辦者皆備河東之用萬難坐視用數逾于收
數借動馬價等項且九萬四千八百餘矣事
在必需者計部于廣寧旣無別項預撥錢糧
而專稽核于廣寧將召買製器等項一槩停
閣是令經臣兼胼胝之勞而撫臣似無封疆

之任河西無接濟之法則河東亦必有中斷
之虞矣容有濟乎如援兵出關者奔走遠道
囊無剩錢靠沿途給與行糧以爲口食自關
門以至遼陽須行十日漸行而東米豆等項
價漸騰湧關門所給未至廣寧盡矣不能忍
死以赴遼陽如山西援兵之自縊殊可憫念
非千金接濟幾于全軍菜色矣廣寧不給行
糧之說所當更議者也職昨巡關遼陽撫臣
致書云主客兵將各宜優賞使三軍皆呼萬

歲庶足鼓動職遵而行之今援兵出關者于撫臣衙門過堂例有犒賞而無額設撫臣皆設處裁節至捐柴薪以給之夫設處易盡而援兵方來已爲難繼之惠矣至昨歲虎酋議賞四萬金部認三萬以一萬令遼左設處當此滿地兵戈肆業都廢將處之地畝乎將派之商賈也其三萬金云今歲再行酌議酌議之說擬隨時增損其意甚善第看眼前事勢似尚無可酌所當如議併行給發者也據此

皆關係遼左錢糧敢因奏報銀數併及惟祈
皇上省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兵食兩困經臣
嚴急非苛乞

勅諸臣亟圖補救之方共薦和衷之誼事職惟奴
酋自去歲八月迄今驚伏者已幾半載計徵
兵措餉必有次第而遼之人情勢共安危志
同甘苦亦必如臂指之相使期共滅此而朝
食乃自正月以來經略熊廷弼有新兵全伍

脫逃疏則兵期集而反得散矣有錢糧缺乏
至極兵馬饑餓至極疏則餉期足而反得匱
矣又有遼以寬縱致敗臣因嚴急招尤疏則
人情期調而反得渙矣凡此皆兵家之最忌
不謂今乃層見而疊出也以遼守遼之說樞
臣黃嘉善謂人有丘壘室廬各涸血氣心知
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距清巖家舍
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冰慘烈未
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

堪兵否卽嚴拏着伍

明旨非不森然而絡繹奴寨者必無反顧之情揚
帆下海者未有歸艍之日恐捕亾之令終屬
空文效尤之風行且踵至遼兵果足恃否兵
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調今樞
部徵兵邊腹非不限之以數訂之以期而買
馬安家等費咨動地畝新餉者已奉有還遵
前旨之新命則安家等費何可不亟爲區處使承
調出關之兵不成紙上之霜也各省鎮兵調

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發出關遼安而後京師安誠宜急先着第聞應募之兵有先索必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卽河南之兵聞有挺然以援遼自命者要皆資身無策之夫爲餬口度日之計原非真心感奮而其餘之無志出關者不可強也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今應速勅練臣徐光啓就中練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歸農與其以逃爲散而廢法于

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浙江水兵
調法三千以宿鎮江纓冠之誼寧敢獨後但
南船未可北駕海道亦非慣嘗全省鄉縉兩
致書于樞部非臆說也先是東征之役蓋從
定海由吳松江入內港至天津從大沽口開
洋歷海豐青萊以達登州跋涉年餘罔裨實
用今乃責令統領速發毋得觀望夫遮洋之
運昨漕臣已極言其不可而浙兵獨能飛渡
耶何如于南浙諸兵中調撥以應目前也昔

之援朝鮮也以師行之弗戒重戕屬國固宜
談虎而色變然未聞一介之使爲彼國憂也
宣慰之遣竟以倍臣之私揭頓令使命之不
先豈堂堂

天朝曾無一不辱君命之士也援兵駐扎鎮寬誠
于彼國爲便脫奴酋乘間道入朝鮮我兵以
騷擾之故不敢望鴨綠江少展寸趾不識于
援之義何居竊謂當懲前而毖後不當因噎
而廢食也遼議用兵十八萬今未及半已見

軍饑而逃馬饑而死民被搶奪官求自盡迨
至大兵雲集其何能支四百萬之加派能辦
舟車牛騾之費未必能供糗糧芻茭之需本
色尚苦不敷折色又何能濟此立窮之術也
足食之道本計在屯田而流通在錢法鑄錢
之有益而無損與屯田之經久而可行夫人
而知之乃有言之而不必行有欲行而未必
果則以兩者之取効遲不如撥招捐助者之
見效捷又或以自我作始未必自我樂成而

他日之局自有他人肩之故舍卒歲而計終朝而不知非長策也藩王捐助固義激于同仇而漿勵鼓舞亦展親之所不廢况土司尚有超遷之秩而天潢一派顧可獨靳乎近聞諸藩中有捐資募兵者夫護衛非乏益兵非制曷不以召募之資再爲義助者倡也計臣職掌非不屢屢執爭而不能止各部咨文之四出蕪稅仍解繕部猶曰發解在未奉文之先乃稅契截分于兵部尚見于福建撫臣之

報何可無畫一之令也遼東半壁勢成破竹
則皆以寬敗也乘寬之後利用嚴自有經臣
因得少留未盡之殘局而柰何弄肘足以排
之布蜚語以敗之也撫臣周永春閱臣姚宗
文無不共篤同寅協恭之誼此物奚宜至哉
且經臣亦非獨以嚴勝者也贊畫劉國縉不
能使自募之兵不逃又不能使既逃之兵復
聚而但爲稱苦不深督過亦足徵寬政矣故
其疏云操急縱舍顛倒互用實非專主于嚴

此本心也而事固有不得不嚴者如嚴于逃軍而不能禁軍之不逃嚴于馬死而不能禁馬之不死安得以嚴病之嚴固爲公非爲私也卽爲已之首領計亦并爲部道鎮將諸臣之首領計也固舟遇風不相救而相詬抑獨何與屬者背氣之變業經再告占主反城叛將本月十九夜月犯房宿占主兵起將相誅萬一人事符于天變楚歌起而內難作經臣一人不足恤思遼陽一折于奴能以丸泥封

山海關使京師晏然安堵哉乃樞臣猶復刺
刺不休未見有龍韜豹略足張撻伐之威惟
恃其舌劔唇鎗日搏玄黃之戰不知于大臣
和衷之誼謂何也伏乞申飭內外諸臣治兵
者務在足兵勿以烏合而開逋亾之路治餉
者務在足餉毋以枵腹而生庚癸之呼經臣
宏集思廣益之懷邊臣貞令行禁止之度毋
憚其嚴而利其災則兵食足而民信孚奴患
不足平矣

○浙江巡按吳光龍題爲海邦防禦匪輕水兵徵

調宜審懇乞

聖明遠觀

睿算並權緩急

勅部酌議停免以固邊圉事臣惟天下一家固無

南北疆域之分但守其所守撤此實彼以釀

患不測臣之所大懼也自奴酋發難斬將屠

城併關結虜狡謀百出蓄志不淺非特門庭

之寇已伏

陵寢廟社之隱憂矣一時籌兵籌餉閔閔皇皇窮
撻極索遠徵近募發帑旣阻于叩

閹按籍無資于應敵故計臣有仰屋之嘆邊臣
有掣肘之虞海內臣工共憂君父股肱當竭
寧愛髮膚苟可率齒髮之倫効犬馬之力係
此逆酋致之

闕下何不勉焉乃今日時勢在在可虞奴酋富
勇狡詐志不在小謀不在近欲厚集天下之
兵力以制其死命在急議餉而緩召兵有餉

斯有兵毋輕動天下以中其狡謀此今日急
着也浙江奉

旨募兵五千兵部司官魏成忠齋部劄至與道將
諸臣招揀簡選今得兵四千六百餘名以往
今猶未抵薊門其難可知近復聞召水兵五
千以守登萊兵部移咨于撫臣計必有以應
者臣伏而思之登萊與浙皆濱海門戶而所
守不同登萊之兵與浙兵皆荷戈水宿而所
處不同職鹽臣也職視海防海上情形有慨

于中久矣謹會同巡撫劉一焜爲

皇上甲乙言之夫東魯防倭而且防遼浙且防倭
而更防寇舟中望黑洋去倭甚迫溫台瀕海
要區嘉湖西控江湖羣盜嘯聚出沒不常近
且議添兵船以資防禦臣查嘉靖壬子癸丑
間倭自普陀入犯連綿數載蹂躪吳越諸郡
焚掠甚慘士紳蒙禍井里爲墟頃者巨寇袁
八老跳梁閩越海洋近雖招撫黨類尚繁桴
鼓時聞警息不絕萬一有如王直不逞之徒

外作倭夷鄉道內而亾命作奸區區海濱寧
堪決裂往事不可爲殷鑒耶浙地煖而水草
相宜浙兵生于水習于水平時則卽山可樵
隨波可釣碁布星列卽比閭而居衝鋒摧敵
則犄角相應故舟居水戰其所樂也若登萊
則水寒食貴湍險屯衆昨浙兵一聞徵調之
令鳥驚魚散相率逃叛隨檄下諸哨嚴爲禁
諭乃始安集若以此兵移守登萊無論軍械
不習衝擊無力死亾逃走勢所必至無益于

東之設防而浙之營伍已先空矣况借浙兵以衛登萊萬一倭夷入犯又將安借雖

神京左臂勢不容緩而吳越重地可不爲牖戶之謀乎或曰調兵三千旋可募補以全浙壁壘之固未必少此臣竊謂不然昔曾巡歷海上見蛟門巨鎮兵不滿萬各營單弱殊可寒心欲添設募補則剗肉不能醫瘡捉衿動見露肘不過申飭號令嚴于查覈汰其老弱訓其軍實而已若必欲召發除先行召募三千

人以待一旦應援一番補隊方可備緩急之用但兵去餉隨一餉兩兵必不能給而水兵卒集之難視陸兵相去倍蓰則可縷指而言者何也陸兵所恃者力耳誠得少年膂力之雄收之旗鼓之下金鼓可以壯膽氣弓馬可以驅服習履平地而知險阻試攻擊而知進退其人旦夕無死亾之憂而有賞罰之念故易于訓練而尤肯樂趨若水兵則無論其年力勇怯何如其人必生長巒烟島瘴之中以

波濤爲室與魚鱉爲命其演而習也驅之九天而目不瞬濟之九淵而股不慄呼吸成朝昏風雨變山岳而心志不亂此其人未易得得之未易教非鼓之江河申之歲月未易用也若以徒步之人航海而蹈兩足搖搖惟有與波流相沒耳浙中防海兩訊春訊二月至六月撤防秋訊九月至十一月撤防餘月則畫地爲守聞警應援計此桓桓者聯鯨俟戰夢寢不怠時刻罔暇今春訊將屆期矣往例

撫臣移鎮蛟關大將視師海上旌幢相望赫
聲濯靈今節鉞不臨人情惕玩尚隱隱可憂
若待訊畢而行則修船置械必歷秋冬欲乘
時而遣則材官分布誰爲督發凡此皆無救
于東防之急着况登萊之兵自足爲守近見
山東撫臣王在晉一疏欲將旅順萬人半分
登萊互相會哨豈直爲壘小莫容哉想固圉
慎防已無所庸于旁募矣夫昔之議者以守
登萊旅順今地狹而兵多旣無所用而復掣

乎浙有用之防何爲也奴酋習于弓馬怯于舟航使其轉向登萊能無虞我之躡其後哉度其造船之計不過虛張恐喝以分我之兵力而恣其東西之連衡今東海之防漸固我徒着着而應之不得操其勝算則彼佚我勞彼專我分勢必墮其計中所幸經臣悉力籌邊軍容漸整臣不憂兵也所憂者餉耳餉不繼則有兵亦無兵耳燕趙齊魯固多慷慨赴義之士卽海內奇能抱請纓之志而負裹革

之勇者亦不乏人誠厚集餉以示招徠必有
雲合而餉應者就近而募收一兵便得一兵
之用養一卒斯費一卒之餉何至逃避死徒
虛名實費如此僕僕哉然今日議餉亦甚勞
矣加派已無可加抽扣已無可扣大小臣工
捐俸未已且自籜臬以至守令之吏無不勸
輸而議開例議鼓鑄條欵非無充益未廣尚
不能給目前之急且勤兵于四方將能給乎
師旅之費未有窮期及今不爲預圖後益難

圖矣

皇上誠念東事之急兵事之窘立發帑金三百萬而又以金花付外庭以權稅濟邊需使在朝在邊諸臣精神相貫悉心料理一意簡練精強繕城堡堅壁壘以坐困狡夷以圖大捷策之上也社稷之福也不然亦乞諭計臣樞臣同心相照計目前之餉幾何見在之兵幾何一歲之餉能贍兵幾何先算一定之餉以給見在之兵然後徐議增益之方以寓招揀之

術撫循安集且蓄且練以養其全力以鼓其
敵愾則今日塞上之師亦可爲干城之具策
之次也不然調兵徒勤逃亾相繼摻括已盡
庚癸可虞徒見天下皆兵而危邊孤壘不獲
一卒之用內外虛耗草澤生心彼狡夷利我
之危而驟出其不意以乘虛鬪捷舉國以從
其何能濟此則下策至于無策臣不忍言矣
臣草疏將畢復見兵部覆經臣一疏欲再募
兵四千謂司官魏成忠稱浙兵勇健便捷投

會
袂願忠者衆嗚呼天下願忠者豈獨願于浙
兵哉腹之不果卽子弟不能捍其父兄浙江
帑藏空虛設處無術千難萬難不能資四千
六百人以去成忠豈不目擊乎在承委之臣
但知一時赴募林林不知萊傭市丐皆思冒
名冒餉一經選汰散去必多聞已解之兵且
有至准而逸者此豈非願忠之輩未必能如
額而結目前之局尚能求多乎東義浙之中
邑耳生齒幾何卽日產千人亦必生聚訓教

之十餘年始可使執戟而趨前此東徵西討
調發不下數萬今不過二十年自東事以來
兩歲間又調去盈萬有餘天下皆王土皆王
臣也何獨浙之赤子可驅而赴疆場之役哉
操斧而入山持網而赴淵焚林竭澤立見其
盡耳豈不體樞臣不得已之心第在浙言浙
時勢已窮只得冒罪以請伏乞

勅下兵部酌議覆請併乞

俞允免調施行臣愚幸甚海邦幸甚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據援遼管見以祈立
關允施行事山東司案呈准戶科給事中官應
震揭稱前事送司備查揭內大都謂酋謀叵
則遼計當周括之則兵餉兩議爲援遼急着
除兵隸兵部聽其查覆外而議餉一欸實關
本部職司如撥軍排運以濟舟車之窮照色
科給以蘇士馬之困墾屯田裁冗員括當舖
改本折以佐加派之不足皆科臣設身以處
而借著籌之至詳至確深于遼餉有裨業經

疏請相因據揭速覆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
惟自東事以來一切措餉事宜臣部之窮日
夜而拮据畢心力而供億者亦既殫矣豈其
耽時玩事敢悞

皇上之封疆顧臣部職能司入而不能必入者之
速解是以每月催贖絡繹于道職能司出而
不能必出者之速運是以日夜叩

閣請

旨督催頃經臣謂須八百萬今派額僅及四百萬

而各處以徵調動支者多屬開銷此科臣謂
爲立盡之道也計太倉所入幾何臣部不能
以空炊之婦使之朝饗而夕餐此舉朝所共
知者言船隻則亟船隻言牛車則亟牛車速
給水陸之運費者臣部爲政至水運作何飛
輓陸運作何輸運至遼東地方作何催僱自
有内外道臣任之臣部居中止可費銀不能
代之左擔而右負舉朝所共知者然而臣在
戶言戶計入計出容多智短而不及周賴科

臣深心體國協志憂時凡奏餉而輸餉之策
多方以匡臣不逮臣敢不伏請之

皇上以祈必行語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况遼左
道途修阻如必專倚舟車之用將三十釜而
致一鍾勢必告乏前科臣薛鳳翔曾有人運
排撥之疏矣今議正與之相符計見在主客
兵若干凡不堪征戰者分爲幾撥其輪撥者
用以遞運不輪撥者用以戍守更番迭用自
將灌輸若流兼以遞運之兵取給于遞運之

糧不至聚食而坐糜則科臣之議撥軍排運者洵一便計也餉有本色有折色以折色代本色計口計頭授之然物價時有騰貴或債帥間有剋削而士馬不飽者有之夫旣扞禦是資豈宜驅而之死則本折兼支嚴禁剋削以示軫恤是在經撫兩臣隨在酌行貴則量增賤則量減卽抵以逃亾之扣數無不可者則科臣之議照色科給者洵一便計也勸輸原非得已民之義捐與官之設處載在臣部

數款者具矣而科臣謂民難再加官宜曲處
則信乎郡邑之吏當念而處者至文武各官
冗叨升斗者尚煩有徒內之神樞等營每營
設為十營取此備官

祖宗朝有合營之制謂宜汰去十之二三以遏濫
充以省占役外則有一方而設數道者有一
府而設數貳者有一縣而設數佐者量其煩
簡儘有可裁省一官即省一官之用凡歲時
俸藉衙門工食皆可節之以佐軍興涓流不

絕卽成江河此當移文各當事爲之酌議則
科臣之議裁冗員者洵一便計也當舖挾算
而操子母固有本貲然擅商民之利雄矣商
有確稅民有派徵而當舖所獲甚饒值此國
家有急獨無絲毫助捐于往役之義何在且
彼終歲所苦者州縣荅應耳自今與諸當約
或三五十金或一二十金權其資本而輕重
輸之以急公一應雜差勅有司槩勉仍以禮
待若斟酌輕重之間有司在毋使奸胥得高

下其手彼必有欣然樂赴者查各輸一得中
議多及之不獨博士譚謙益之疏請當然則
科臣之議括當舖者洵一便計也科臣疏又
言寬鎮之當屯駐夫屯田之議從來久矣臣
部七事首議及之科臣李奇珍等疏每言之
而于今日爲尤急遼河以東荒棄雖多誰非
膏土藉主客兵之精銳者牧圉于其外而以
其怯軟不勝戈者耕耨于其中因墾種以植
疇伍因疇伍以鑿溝渠此正古者寓兵于農

因利于地之遺意可以裕芻糗之備而使人
存固志可以成險要之防而使奴寢戎心次
第行之日充日廣不惟遼陽有不守之守抑
且開鐵有不復之復藉云師旅未遑則棗抵
之屯許下諸葛之屯五丈原獨非師旅時耶
又藉云邊鄙難議則充國之屯金城仲卿之
屯朔方獨非爲邊鄙地耶以詞臣徐光啓之
所行于天津者轉而行之遼左經久之圖在
此舉矣則科臣之議開屯田者又洵一便計

也至十庫折色嗣當查明另疏以請而科臣
又合兵餉言之謂援遼欲足十八萬之兵須
足十八萬兵之餉責臣部與兵部同心講求
當此王事靡鹽臣部非分明越職故爲執爭
唯是錢糧各有定額兵部非盡不足臣部非
獨有餘假如調兵之費安家取諸缺官柴馬
等項馬匹取諸太僕寺庫貯馬價儘足辦此
迺自相堅執不爲通融第欲分臣部之新餉
以應彼臣司餉者也計十八萬之兵非八百

萬餉不可而餉自加派止四百萬以外此一半尚少之數其誰分應之邊兵無糧致變其誰分任之語曰身不出家言予之痛不切身言忍之易地而處方見其難

明旨與舊例昭如日星各任其任以期共濟時艱無俟商確然可商確者亦有之查遼兵舊餉京民運共七十餘萬今從撫臣之請復倍加矣往者額兵八萬三千有奇徧部全遼以備干陬撫順開鐵旣陷以後傷殘過半一向止

言調募新兵曾不出及原額舊兵不知舊兵
何在果在遼可無一臂之用否又不知過半
傷殘者曾補耶未補耶果經補伍因而加餉
必其人人皆超距投石之勇豈以老弱不堪
者而槩加之無憂兵矣現今戍遼陽若干戍
廣寧若干可按藉覆也因兵計餉因餉覈兵
似亦今日講求之一端而兵馬則兵部主之
臣部不及問也臣部惟知主餉以勸助責諸
有司以汰冗責諸撫按以開墾轉運等事責

諸海防及遼東諸道要在

皇上斷而行之事急矣時迫矣若非

天語震肅恐內外臣工或諉于局外或弛于局中
未必盡應臣部而臣部亦莫可誰何不幾虛
科臣一片苦心乎既經該司按呈前來應爲
覆請恭候立賜

俞允容臣部照科臣欵列咨移督餉與遼東經撫
按閱諸臣及各省直出者不稽而以果遼軍
之腹以盡臣部之心其在斯乎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題爲遼左勢危剝膚
畿南民苦痛心謹陳中外迫急之情及兵餉
命又艱難之狀仰乞

聖鑒更懇特

勅撫臣任事以重封疆以弭禍亂事遼自四路敗
衄三韓震動而開鐵不守岌岌矣天啓

宸衷簡任經臣熊廷弼往督其軍蓋已折奴之鋒
扼奴之喉使不得竟肆吞噬者半載于茲可
恃無恐矣近據經臣全伍脫逃之疏據閱臣

軍氣不振之疏又據朝鮮告急之文遼若日
夕難保者夫遼危而山海何恃山海危而

陵京何恃此燃眉之患剝膚之災也凡爲王臣誰
無枕戈待旦之心凡居王土誰無披髮纓冠
之義頃

皇上俞樞臣之請

命科臣曾汝召募兵畿南以臣有地方之責俾往
隨其後臣一腔熱血七載苦心方冀藉此役
効鉛刀一割之用爲泰山寸壤之裨誠得三

言通石畫 卷之三十九 四九
輔豪傑渡遼水而掃奴穴斯亦微臣報國之
秋也敢不矢心罄力拮据于此惟是兵難言
而談兵于今日之畿輔尤難職試陳其槩望
皇上垂聽焉蓋論大勢則畿輔爲急邊疆不爲獨
緩論本根則邊疆猶外而畿輔爲內故有先
其急培其內由根本以扶枝幹者矣未有本
實先撥腹心內潰無救于事而大命以傾者
也職聞諸道路詢諸士夫咸謂畿南四郡古
稱慷慨沉雄河北富疆者也而今殊不然自

王宣不返全軍覆沒畿民視遼而股慄望關
而覓搖相戒不前矣自去秋不雨麥種未佈

皇
米價騰涌人心惶惶甚至援兵騷擾而鷄犬

不寧加派重叠而牛騾多斃公私之物力一

空廬舍之逃亾殆盡可憐畿南一塊土旣使

之外供又使之內輸旣藉其力以爲兵又括

其財以爲餉剗肉而吸其髓用二而及其三

職不敢遠引勝廣故事預發大難之端獨計

今日畿南實無可募之兵矣卽簽派閭左豈

能剪紙而爲人實無可措之餉矣卽頭會箕
歛豈能點鐵而爲金無兵無餉而必欲及一
萬之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况職奉募兵之
命在歲暮今以候領批印遲至二月末旬矣始獲
叱馭以往時迫而莫知爲計勢蹙而莫知爲
從此職尤慄慄而恐也伏願

皇上念畿輔之爲重察根本之爲急軫民窮之當
恤思財殫之當憫容職馳至真定等處審時
度勢相機設法更望

皇上寬之限期俟之秋成新舊之加派稍積物力
之生息漸裕多方鼓舞極意招徠卽不能取
盈于原額亦當訓集數千以救遼陽之急如
呼之不應卽慈父不能強其子且無米之炊
雖巧婦不能施其手縱威懾力驅能保無挺
而走險者乎能保無隨路逃散者乎比職寧
甘斧鉞之誅終不敢爲無益之動也伏望

皇上自爲

宗社生靈之計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寬一

言邊石畫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時則民受一時之賜斯根本固而元氣自壯
內地安而神氣自張所爲戰勝于朝廷乎